

捷運時光——龍貓公車的異想世界

瀛苑副刊

兒時空間的夢囈

捷運就像飛低了的大飛機，那快速、勇往直前、毫不猶豫的姿態，真像個鬥士。然而那無畏的快速也在知識爆炸的時代，給了我幾近窒息的壓力。所以，我會特別喜歡坐上繪有特殊圖案的捷運，特別是田園的、動物式的，因為這時就會天真地覺得自己坐在龍貓公車裡面。

此時，捷運外頭的文明城市不再是機械、枯燥制式的大廈，而是一片充滿生氣的森林原野。雖然坐在捷運裡頭，但也能感受那一片能量原野所吹來的草味，然後傻勁地想：也許自己也能遇見大龍貓唷。那遇見龍貓之後，我要跟他說什麼呢？我可不可以像電影裡面的那個小女生對他灑下依賴、信任的網？可不可以一起種植象徵希望的樹？可不可以對他撒嬌，請他帶我翱翔呢？兒時的記憶，那龍貓電影予人的甜美希望，在這搭乘的時候，全湧上了心頭。想著想著，心裡便開始哼起主題曲的旋律……我想，我心裡一直有個原野，那是個兒時純真的空間，現在卻是我現實到不了的地方；那個地方既近又遙遠，既清晰又模糊。所以，搭乘連接陸面的公車、火車，我會覺得太踏實、太真實，而搭乘飛躍空中的捷運，反而認為自己離兒時的時空最為接近。也許，在受世俗紅塵磨練淘洗的過程當中，會更珍惜不受規範束縛的、最樸真的自己吧！（小魚）

人形線條

巨大的捷運長龍，每天運載多少匆匆行人？跟一群人，在捷運車廂裡朝目的地奔馳，速度縮短距離，在這奇異空間裡，細細觀看人們身型的線條。一星期，每天上課與下課時間皆不同，讓我可以不同時間點上與大都會裡的人們相遇：早上的上班族們、中午的城市遊蕩者（或者說是冒險家）、傍晚的下班族們、深夜的行人們……早晨，半眯著眼打著哈欠，一臉睡意的男男女女，遊魂似的靈魂塞進嚴肅套裝裡，像一個個規格相近的挺立娃娃，機器戰警的動作，迅捷鑽進捷運長龍肚裡，隨著車身搖晃，是乖乖隨命運浪潮前後晃動的浪花。中午，避開人潮的人形顯得較為自由、柔軟，但總藏著一股不確定的茫然；有的雙眼閃閃發亮，那是已經找到真實生命的人們，所以真實的光芒會從他們眼瞳中散發出來；另一種雙眼有神閃著光點，但緊抿的嘴唇線條告訴人他們已經有了尋寶圖，卻還沒找到寶藏，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，他們握著車內鐵桿有力堅毅的手部線條，透露出這條訊息。

我每天跟許多來來往往的人們，在一瞬間又一瞬間裡，快速擦身而過，真切地體驗到什麼叫做「錯過」，對我而言，這就是屬於捷運站裡——最真實的氛圍。（芙達）

尋覓

「嗶嗶嗶…嗶嗶嗶…」隨著即將關門的聲音響起，我趕緊加快腳步通過，在台北這座城市裡，這樣緊湊的節奏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每天早上搭乘捷運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先找靠窗的位置坐，這是一種習慣，也是一種喜好，但有的時候運氣不好，會坐到有陽光曬的地方，通常要等到坐定位以後，才是我一天生活的開始，和別人不同的是，大部分的人一上車就很快的將自己融入周遭的環境裡，形成一種保護色，而我則是開始尋找。

首先，我會看看四周，有沒有和我一樣同是正在尋找對方的人，如果有，我們會彼此望著會心一笑，但通常是找不到，之後我會把目標轉向今天和我穿著打扮類似的人身上，我想知道，在那低調的外表下，是不是也藏著不甘平凡的性格。最常吸引我注意的，是那些音樂開很大聲的人，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有察覺到，他聽的歌正向別人說明了他這一秒的心情。

還有另一種人，他永遠只會對著窗外望，靜靜的好像在發呆，我懷疑他是不是也在這城市裡找尋著什麼，或是等待著，下一站會有認識的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，對他說聲「早」。

隨著列車緩緩駛進終點站，車內的乘客頓時清醒了起來，臉上的疲憊也一掃而空，我感到有些落寞，可是走出門後我又開始尋找了。

只不過這一次，我尋找的是和我一同向前邁進的伙伴。（阿飛）

思考三度空間

坐在淡水捷運車廂往窗外看，一片山明水秀，使人暫且忘卻紛擾。陽光穿過車窗滲進來，柔柔的、美美的。我常常坐在面向八里的座位，享受著淡水閒情。坐捷運時，我有個習慣，那就是隨身帶著一支筆、一張紙以及隨身聽。隨身聽裡擺著各式各樣的音樂，美景映入眼簾，樂聲悄然入耳，心頭總是會浮現一些情境與字句，若手邊沒有紙和筆，豈不讓這些都付諸流水？

我將幾個關鍵字寫下來，待閒暇寫文章時拿來當作題材或串成詩句，有時靈感特別強烈，在車廂中就完成了一篇文章。隨著捷運的行駛，窗外也有黑暗的時候。自己的臉龐映在車窗上，有點朦朧又帶幾分真實。這是屬於自我對話的時間，看著另一個自己，那是真正住在內心深處的自己。我可以在玻璃上用眼神與「真我」交流，把一些想要的、不想要的，想做的、不想做的全部理清楚，那時間彷彿停在當下，直到靠站。

捷運不只是捷運，除了實務價值之外，也可以是思考的好場所。每當有所困惑，踏進車廂便是思考的開始，問題不一定每次都能想出個絕「對」方案，但在問題思考的同時，判斷的訓練已經展開，每一次思考都會提升判斷事物的能力。

台北，快步調切割著生活如同分節的車廂，而我，在淡大與家門之間，找到屬於自己的新世界。（張亞蓉）

發酵

每天從捷運的彼端，坐到捷運的彼端；有多遠，感覺好遠。不包含起站以及停站，總共24個站台會停靠。

從淡水起站開始找到了靠邊的座位，倚靠著硬冷的背椅，沉重的失去了意識，昏迷似的睡著。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？旁邊會不會是坐了一個帥哥？還是旁邊會是一個穿著白色長襪的高中生？還是在我面前站了一排剛下課的重考生？還是有一個大腹便便的孕婦站了十幾個站苦等不到位置？還是彎腰駝背的老翁不穩的顛簸了幾個站？

一個敲擊，「痛！」因為搖搖晃晃的、不穩的撞到了白色窗框；中山站到了，總是在相同的站名醒來，再疾駛兩個站；看來，「家」就要到了。漸漸清楚聽到台北車站就要來到。漸漸醒來，漸漸開始可以清楚感受到捷運的搖晃，是腦中的訊息在發酵，還是因為坐了好久好久... ..暈眩的感覺不斷湧進腦中……小叮嚀的任意門可不可以借我，愛我的爸媽可不可以稍微鬆開手，工作可不可以停一停，教授你能不能講慢一點，18歲可不可以再來一次，相遇的時刻可不可以拉長，擁抱的感覺能不能變單純。

（susan）

鞋戀

我是個外地生，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回家，捷運也成了我必備的轉乘工具。每次踏進車廂，如果是回家時，我會選擇靠淡水河的那側座位，因為午後波光潑潑的淡水河會輕易地讓人感受到慵懶的滋味；如果是返回淡水，我會選擇另一邊，因為再過幾站華麗壯觀的圓山大飯店就會出現在眼前。

坐定位置，我的眼睛除了注視窗外景色，還會低下觀察每個人的足底風光。穿著正式西裝的上班族踩的是擦得黑亮的皮鞋，身態優雅的粉領族總是離不開能修飾身型的高跟鞋，還有老爺爺、老奶奶為了走得舒適而穿上的軟皮質包鞋，最活潑好動的小朋友有的穿涼鞋、有的穿拖鞋，但是穿拖鞋的多半只剩拖鞋在地上，因為主人早已不安分地爬上坐椅嬉戲。才過幾站，又多了好幾雙鞋子。

剛走進來的輕快步伐，白色運動鞋染上層層污黑，映照著它們主人被太陽曬黑的青澀笑容。幾雙小尺寸的個性帆布鞋也跟著踏入，笑聲忽然傳開，吵雜聲也漸大，可能是

同學意外碰見吧！我看著走過來走過去的黑色、紅色、藍色、白色、咖啡色、粉紅色的鞋子，車廂頓然一停，原本還優雅慢走的鞋子忽然間全急躁起來，原來是台北車站到了，我也站起來，背好背包，踏著腳上的夾腳涼鞋，繼續我下個旅程。（果果）

尷尬的氛圍

由於我很少搭捷運，因此總是無法習慣某些時候的捷運車廂。坐捷運時，大部分的人不是埋頭做自己的事，就是閉目養神，我往往也不自覺得地融入這樣的「群眾行為」，後來才漸漸明白，原來乘客們彼此的眼神若在這狹窄的小空間裡飄來飄去，偶而會撞在一起，此時很容易形成尷尬的感覺。若是笑，人家當你是變態，不笑，又好像太冷酷，如果沒有眼皮幫忙，還真不曉得會是怎樣的情況。

曾經我準備到雙連站找朋友時，有一位近五十歲的女士在士林站上車後，便站在我座位正前方，我禮貌性地起立讓座，她也禮貌性地搖頭不坐，再請，再拒絕，此時靈敏的我看到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伯，瘦弱的雙腳正撐著單薄的身軀，僵硬的緊抓車廂中間的欄杆，隨車搖晃，於是我走向前示意要讓座給他，他也笑著搖頭拒絕並說：「袂要緊，你坐就好！」「我再兩站就到了！還是讓你坐吧！」，再請，又拒絕。結果，一位站在五十歲大嬸和六十歲老伯中間的二十歲青年，正被當下超尷尬的氛圍所啃咬著，我彷彿聽見車廂的某個角落正傳來嘶嘶竊笑。

於是接下來的十分鐘，那個位子上飄著乏人問津的灰色氣流，而我淹沒在進退兩難的尷尬氛圍之中。（不鳴物體）

